

<<黑骏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黑骏马>>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2831

10位ISBN编号：7229002834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张承志

页数：2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黑骏马>>

内容概要

《黑骏马》、《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是张承志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中篇小说，被认为是“北方文化复兴”的典范之作。

《黑骏马》以一个男人离乡返乡的心路历程和一出凄美的爱情故事折射出蒙古民族在新旧观念冲撞中的自我抉择，以及作为草原理想一代的挣扎和呐喊。

<<黑骏马>>

作者简介

张承志，回族。
1948年生于北京。
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造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
已出版著作30余种，代作品多次获奖。
最具代表性作品有《北方的河》、《黑骏马》、《清洁的精神》、《心灵史》等。

<<黑骏马>>

书籍目录

大地和青春的礼赞黑骏马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

<<黑骏马>>

章节摘录

黑骏马 (一)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 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 在远离神圣的古时会盟敖包和母亲湖、锡林河的荒僻草地深处，你能看到一条名叫伯勒根的明净小河。牧人们笑谑地解释说，也许是哪位大嫂子在这里出了名，所以河水就得到这样有理的名字。然而我曾经听白发的奶奶亲口说过：伯勒根，远在我们 蒙古人的祖先还没有游牧到这儿时，已经是出嫁姑娘“给了”那异姓的婆家，和送行的父母分手的一道小河。

我骑着马哗哗地趟着流水，马儿自顾自地停下来，在清澈的中流埋头长饮。

我抬起头来；顾盼着四周熟悉又陌生的景色。

二十来年啦，伯勒根小河依旧如故。

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父亲曾按着我的脑袋，吆喝说：“喂，趴下去！”

小牛犊子。

喝几口，这是草原家乡的水呵！

”前不久，我陪同畜牧厅规划处的几位专家来这一带调查仔畜价值问题，当我专程赶到邻旗人民委员会探望父亲时，他不知为什么又对我发了火：“哼！”

陪专家？

当翻译？

哼！

牛犊子，你别以为现在就可以不挨我的鞭子……你应当滚到伯勒根河的芦苇丛里去，在河水里泡上三天三夜，洗掉你这股大翻译、大干部的臭味儿再来看我！

”父亲，难道你认为，只有你们才对草原怀着诚挚的爱么？

别忘了：经历不能替代，人人都在生活…… 河湾里和湿润的草地上密密地丛生着绒花雪白的芦荻，大雁在高空鸣叫着，排着变幻不定的队列。

穿行在苇墙里的骑手有时简直无法前进；刚刚降落的雁群吵嚷着、欢叫着，用翅膀扑楞楞地拍溅着浪花，芦苇被挤得哗哗乱响。

大雁们在忙着安顿一个温暖的窠，它们是不会理睬自然界中那些思虑重重的人的。

我催马踏上了陡峭的河岸，熟悉的景物映入眼帘。

这就是我曾生活过的摇篮，我阔别日久的草原。

父亲——他一听到我准备来这里看望就息了怒火，可他根本不理解我重返故乡的心境……哦，故乡，你像梦境里一样青绿迷蒙。

你可知道，你给那些弃你远去的人带来过怎样的痛苦么？

左侧山岗上有一群散开的羊在吃草，我远远看见，那牧羊人正歪在草地上晒太阳。

我朝他驰去。

“呃，不认识的好朋友，你好。

呃……好漂亮的黑马哟！

”他也斜着眼睛，瞟着我的黑马。

“您好。

这马么，跑得还不坏——是公社借给我的。

”我随口应酬着。

“呃，当然是公社借你的——我认识它。

嗯，这是钢嘎·哈拉。

错不了，去年它在赛马会上跑第一的时候，我曾经远远地看过它一眼。

所以，错不了。

公社把最有名的钢嘎·哈拉借给你啦。

”钢嘎·哈拉？

！
像是一个炸雷在我眼前轰响，我双眼晕眩，骑坐不稳，险些栽下马来。

<<黑骏马>>

但我还是沉住了气：“您的羊群已经上膘啦，大哥。

”我说着下了马，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支烟。

哦，钢嘎·哈拉……我注视着这匹骨架高大、脚踝细直、宽宽的前胸凸隆着块块肌键的黑马。阳光下，它的毛皮像黑缎子一样闪闪发光。

我的小黑马驹，我的黑骏马！

我默默地呼唤着它。

我怎么认不出你了呢？

这个牧羊人仅仅望过你一眼，就如同刀刻一样把你留在他的记忆里。

而我呢，你是知道的，当你做为一个生命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也许只有我曾对你怀有过那么热烈的希望。

是我给你取了个骄傲的名字：钢嘎·哈拉。

你看，十四年过去了。

时光像草原上的风，消失在比淡蓝的远山和伯勒根河源更远的大地尽头。

它拂面而过，逝而不返，只在人心中留下一丝令人神伤的感触。

我一去九年，从牧人变成了畜牧厅的科学工作者；你呢，成了名扬远近的骏马之星。

你好吗？

我的小伙伴？

你在嗅着我，你在舔着我的衣襟。

你像这个牧羊人一样眼光敏锐，你认出了我。

那么——你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我同她别后就两无音讯，你就是这时光的证明。

你该明白我是多么惦念着她。

因为我深知她前途的泥泞。

你在摇头？

你在点头？

她——索米娅在哪呢？

“呃，抽烟。

”牧羊人递给我一支他的烟。

“好好，哦…晒太阳真舒服！

大哥，你是伯勒根生产队的人么？

”我问。

“不是。

不过，我们住得很近。

”……那时，父亲在这个公社当社长。

他把我驮在马鞍后面，来到了奶奶家。

“额吉！

”他嚷着，“这不，我把白音宝力格交给你啦。

他住在公社镇子里已经越学越坏了。

最近，居然偷武装部的枪玩，把天花板打了一个大洞！

我哪有时间管他呢？

整天在牧业队跑。

”白头发的奶奶高兴得笑眯了眼。

她扔给父亲一个牛皮酒壶，然后亲热地把我揽进怀里，滋地一声在我额上亲了一下。

亲得头皮那儿水滑滑的。

我便劲挣出她油腻的怀抱，但又不敢坐在父亲身边，于是慢慢蹭到在一旁文静地喝茶的、一个黑眼睛的小姑娘旁边。

她望望我，我望望她；她笑了，我也笑了。

<<黑骏马>>

“你叫什么名字？”

“我打听道。”

“索米娅。”

你是叫白音宝力格吗？”

“她的嗓音甜甜的，挺好听。”

父亲喝足了奶酒，微醉地扶着我的肩头，走到外面去抓马。

盛夏的草地湿乎乎的，露水珠儿在草尖上沾挂着，闪着一层迷朦晶莹的微光。

我快活地跑着，捉住父亲的铁青走马，使劲解着皮马绊。

“白音宝力格！”

“父亲一把扳过我的肩头。”

我看见他满腮的黑胡子在抖着。

“孩子，从你母亲死掉那天，我就一直想找这样一个人家……你该知道我有多忙。”

在这儿长大吧，就像你的爷爷和父亲一佯。

好好干，小牛犊。

额吉家没有男子汉，得靠你啦。

要像那些骑马的男人一样！

懂么？”

“骑马？”

“我向往地问，‘我会有自己的马吗？’”

“父亲不以为然地答到：‘当然。’”

可是要紧的是，你不能在公社镇上变成个小流氓。”

“这样，我成了一个帐篷里的孩子。”

我学会了拾粪，捉牛犊。

哄赶春季里的带羔羊；学会了套上健牛去苕苕草丛里的井台上拖水；学会了用自己粗制滥造的小马杆套用羊和当年的马驹子。

我和索米娅同岁，都是羊年生的，也都是白发奶奶的宝贝。

我们俩一块干活儿，也一块在小学里念过三年蒙文和算术：夏天在正式的学校里，冬天则在民办教师的毡包里。

她喊我作“巴帕”；我呢，有时喊她“沙娜”，有时喊她“吉伽”——至今我也不明白草原小孩怎么会制造出那么多奇怪的称呼来，这些称呼可能会使研究亲属称谓的民族学家大费脑筋吧。

草原那么大，那么美和那么使人玩得痛快。

它拥抱着我，融化着我，使我习惯了它并且离不开它。

父亲骑着铁青走马下乡时，常常来看我，但我已经不愿缠他，只要包门外响起牛犊偷吃粮食或是狗撞翻水桶的声音，我就立即丢开父亲，撞开门出去教训它们。

有时父亲正在朝我大发指示，我听见索米娅在门外吆牛套车，也立即就冲了出去。

当我神气活规地骑在牛背上，驾着木轮车朝远处的水井进发的时候，回头一望，一个骑铁青马的人正孤零零地从我们家离开。

不知怎么，我心里升起一种战胜父亲尊严的自豪感。

我已经用不着他来对我发号施令了。

在这片青青的、可爱的原野上，我已经是个独挡一面的男子汉。

我望望索米娅，她正小心翼翼地坐在大木缸上，信赖而折服地注视着我，我威风凛凛地挺直身子，顺手给了健牛一鞭。

蓝翅膀的燕子在牛头前面纷纷闪开，粗直的苕苕草在车轮下叭叭地折断。

我心满意足地驱车前进，时时扯开嗓子，吼上一两句歌子。

十四年前是羊年：我和索米娅都十三岁了。

十三岁是蒙古儿童第一次得到众人礼遇的年头，过年的时候，奶奶给我和索米娅都穿上用牛粪烟熏得鲜黄的、花边鲜艳的新皮袍。

<<黑骏马>>

我们套上牛车到处去串门，因为是我们的本命年，所以牧人们照规矩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礼物。

索米娅高兴地数着自己的礼物，一个个地翻看着那些月饼、花手巾、磁茶碗。

而我，却不免开始有了一丝感慨：在这样重要的节日，我居然和女人家一样，赶着牛车去串门；而其他有畜群人家的孩子，却神气地跨着剪齐鬃毛的高头大马，随着大人的马队，在飞扬的雪雾中吆喊着，从一个蒙古包驰向另一个蒙古包，唉！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匹马呢？

索米娅安慰我说：“别急，会有的。

奶奶说，过两年，我们向队里要一群牛放。

那时你就有整整五匹乘马啦。

” “哼！

两年！

”我愤愤地朝她喊道，“可是这两年里怎么办？

” “没想到，事情变化得那么快。

春天，热清明前几天的一个夜里，刮了一场天昏地暗的风雪。

整夜我们都缩在皮被里，挤在奶奶身边，倾听着嗷嗷的风吼声、包顶咔咔的摇晃声和分辨不清的马群的驰骤。

奶奶不安地拖长了声说：“唔，马群被风雪抓跑啦……唔，怀驹的骡马要死啦……” 第二天清晨，奇迹出现了！

我和索米娅使劲推开被雪封住的木门后，突然看见，在我们包门外站着一匹漆黑漆黑的马驹子。远处依然在刮着白毛风的雪坡上，隐隐可以望。

见一匹黑骡马的僵尸。

我们惊叫着，又牵又抱地把马驹拉进了包内。

它害怕地睁着泪汪汪的眼睛，四肢弯曲着，靠着毡墙打颤。

炉火烤化了它身上冻硬的毛片，愈发显得漆黑闪亮。

奶奶连腰带都顾不上系了，她颤巍巍地搂住马驹，用自己的被子揩干它的身体，然后把袍子解开，紧紧地把小马驹搂在怀里。

她一下下亲着露在她袍襟外面的马驹的脑门儿，絮叨叨地说着一套又一套的迷信话。

她说，这黑马驹很可能是神打发来的。

因为白音宝力格已经到了骑马的年龄。

白音宝力格是好孩子，是神给她的男孩，所以神应该记着给白音宝力格一匹好马。

如果不是这样，有谁见过骡马在风雪中产驹冻死，而一口奶没吃的马驹子反而能从山坡上走下来，躲到蒙古包门口呢？

她还说，她一辈子见过多少马驹子，可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

看来，把这马驹子养活喂大，是神打发她这把老骨头这辈子干的最后一件事啦……

<<黑骏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看完《北方的河》以后，我想，完啦，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啦，至少三十年，您写不过他啦

——王蒙 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

——旷新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